

性理真詮提綱 二卷

遠西耶穌會士孫 璋德昭氏述

靈性之原

首篇論上主爲吾人大父母

第二篇論天地萬物皆供人役使

第三篇論天地萬物俱有始

第四篇總論太極

第五篇論理非萬物之原

第六篇論陽動陰靜不能爲造物主

第七篇論陰陽受造並非無始自能生物

第八篇論造物主能造天地萬物又能宰制安養令萬物各得其所

第九篇論造物主有主張權衡人之性命有本義

第十篇論造物主惟一不能有二

第十一篇駁西銘萬物一體之說

第十二篇論上主爲萬善之準萬德之原

第十三篇論上主爲萬理之原

第十四篇論上主爲人所向之極

第十五篇論世人因居世多苦致疑宇內無上主解明此疑

第十六篇論人之靈性非氣並無死滅特賦於上主再加明論解人心惑

第十七篇論上主至公無私賞善罰惡毫髮莫爽可見人之神無死滅

第十八篇論世福有缺不能充滿人心足徵人之靈性決無死滅
第十九篇明辨性理諸書謂天下之物不論靈蠢俱有始終之說

遠西耶穌會士孫 璋德昭氏述

靈性之原

第一篇論上主爲吾人大父母

先儒曰。予以前明論人之靈性。非理氣。非陰陽。卽經書所稱恒性明命峻德。孟子所謂人之大體是也。子旣聞之詳矣。試問子形軀爲父母所生。固屬陰陽。特人之小體耳。若人之靈性。爲人之大體。非屬陰陽。果孰造之乎。

後儒曰。倘人之靈性。果是陰陽之氣。則人之神。允爲父母所生矣。今據吾子高論。且據中國古經微言。確知人之靈性。實非陰陽也。但父母有形軀。亦具靈神。以形生形。以神生神。父母有何不能。况夫以兩人之神。合而生一人之神。

更覺易易耳。

先儒曰。論父母之形軀。原係陰陽。父母以形軀生子之形軀。是以陰陽生陰陽也。以陰陽生陰陽。乃係以形生形。此父母所能及者也。但人之靈性。係無形之神體。惟超乎衆神之全神。具全能神智。始能從無氣而造此大體之神。賦之於人。使之具衆理而應萬事也明矣。夫從無而生人靈神。生人大體。稱曰超乎衆神之全神。畢竟爲誰。乃造物主是也。頌云。降監有嚴。不僭不濫。稱爲萬民之大君。大雅稱爲萬民之大父。故古先明王用郊祀之禮以祭之。禮記所云。事上帝如事親也。今人竟不明此造物主。卽係萬民大父。宇內元君。故其流弊不可勝言。或習焉而不知。或知焉而不加敬加愛。或敬焉愛焉。而非真正之禮。何怪其昧昧終身。而不獲洞見大原乎。哀哉。

後儒曰。吾中國經書所稱民之大父母。子稱其爲超衆神之全神。其能智無窮。係我古先哲王郊祀之上主人之靈性。係其從無而造。此恩大矣極矣。但人之形軀屬陰陽。獨係父母所生。其恩罔極。亦人子所當竭力以事之者也。先儒曰。子言誠是。蓋上主大父母而下。惟我二親之恩爲獨隆耳。人思二親之恩爲獨隆。愈知此大父母之恩爲更隆也。試觀物類。烏鴉反哺。牝鹿跪乳。禽獸尙能知此。何況人乎。故人子違逆其親。卽目爲凶惡至極。國有常刑。卽加誅戮。以是知吾人但愛二親。而不知推本於萬民之大父母。而愛敬彌篤。尙未知宇內大孝之全旨。畢竟何在也。蓋物類蠢冥。但有知覺而無靈性。原不識造物主深恩。至於吾人。不惟內具靈性。知係造物主所造。卽以人之形軀而論。超越物類之上。亦係上主以父母而生。憑據洵有多端矣。人能近取一

身。五官百骸。諸種經絡。血脉貫通處。深思其安排布置。恰中其則。各適其用。便知造物主以父母生我形軀。其神智妙用。允非人之意見所能窮極矣。夫造物主神智無窮。定知其係超衆神之全神。而非太極陰陽。係氣之物事。足以當之也。氣頑無靈。不能有智而運思。予以上已透切發明。予知之已審。無待復陳矣。所謂智也者。非他。惟在精思妙慮。欲得恰切之法。以遂其本意也。曾見智者造一絕妙器皿。而此器內外精粗。定然全美無缺。蓋此材在此不相宜。而更之於彼。令其適中。在彼不相宜。又移之於此。使之恰合。誠欲此器合此用耳。今詳觀吾人一身。百體協合。彼此相資。大小相助。無稍乖戾。如此恰當完美。造物主豈僅爲形軀計哉。因人之靈性。具神智。應用無方。而用耳以聽。用目以視。用鼻以臭。用口以言。用四肢以動。以履。缺一則靈性便失其

役使矣。今觀人之形軀。如此全備無缺。件件合式。則靈性居中運用。而五官百體。莫不各效其用。聽其運動也。足徵造物主神智。精微妙用。洵非人之意見。所能想像其萬一者。豈但陰陽之氣而已哉。今但論人之形軀屬小體。其諸種妙處。已足明徵造物主神智無窮。不可思議。况乎人之靈性屬大體。靈明內蘊。其精工美善。不愈足徵造物主全能神智。更不可以人之識見推想乎。人苟能將人之大體與小體。安置恰當處。一詳究焉。必然深服吾輩古先明儒。拜敬造物真主。事之卽如事親。其義理親切。更彰明而較著矣。○試譬之一人。二親生其身於地窖之中。此人生長於斯。從未睹天地之高厚。日月之光華。及萬物之雜陳。我於地窖之中。勸其識認造物真主。係萬民大父。不必援引多證。但據吾人形神兩件。切指而詳示焉。彼必能據本心之良。深信

宇內定有此造物真主也。迨後引之出離地窖之中。明覩天高明上覆。地博厚下載。萬物諸種美妙。與人所以相因相須之處。吾知此人更曉然知天地間。有造物真主。爲萬民大父。而感恩報德不容已也。

第二篇論天地萬物皆供人役使足徵宇內有造物真主

曠觀天地萬物。與人相因處。足徵宇內有造物真主。洵無可疑矣。蓋天地間諸種萬物。無一物不與人之五官相連屬。我有二目。則天地內有日月以對目。我有兩耳。則天地內有五聲以悅耳。我有口。則有五味以適口。我有鼻。則有五香以適鼻。我有四肢。則有剛柔冷熱等物。以合四肢之用。且萬物繁生。或取其羽毛以蔽風寒。或用其爪牙。以作器皿。或資其有力。以備耕種。或因其善走。以供乘騎。或司晨。或守夜。或馴。或猛。種種諸物。罔非吾人切身之依。

至於草木五穀。或養生送死。或治病療疾。又與吾人之口腹相合。全身諸症相符也。此必有造物真主。具全智安排精巧。具全善愛民如子。斷不使一物不備。致吾子有仰望莫遂之隱耳。又日月星辰繫於天上。運動有常。按時定候。絲毫不爽。於人相因處。更爲切急。太陰報一月之時。太陽指四季之候。恒星明已往之歲。且日煖下土。令地與海中濕氣。騰至空中。變爲雨露霜雪。滋潤大地。生植五穀百果。以養吾人。因而人生天覆地載之中。優游自得。殷然各遂其生。各適其性。設使但有天地萬物。而無人居乎其中。雖有萬物。盡屬虛設。將見地爲荒區。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獸蹄鳥跡。徧滿寰中。天地徒有其覆載。日月徒有其光華。山海徒有其流峙。且蠶吐絲。蜂釀蜜。羽毛鱗甲。五金草木等物。俱爲無用矣。然而世上有人。天地萬物。無不緊切吾人日用。布置

恰合。件件巧妙。由此觀之。則造物主實具父母之心。稱曰萬民大父。洵名實兼全。而至德無涯矣。

第三篇論天地萬物俱有始

今既知天地萬物。總爲人用。則知人類定然有始。人類有始。則天地萬物。不過供人役使。更知其有始矣。若使人類無始。則生齒日繁。地窄人稠。不特地不能容。將人不聊生。何以生活於天地之間乎。上稽古書。天地初闢。人民稀少。諸務未興。朝野未判。民皆荒聚野處。並無宮室。大地之上。盡爲茂樹叢林。未便耕耘。以謀衣食。故一切衣冠器用。禮樂文章。概乎未備。迨後人民稠密。而一人首出。聰明睿知。方能董率羣黎。治曆明時。分疆畫里。然後朝野方分。政務漸舉矣。此不惟我中國如此。徧察天下各國。莫不皆然。足徵彼時寰區。

之內。人民概皆稀少也。卽以唐虞中天之時而言。唐虞數百年前。人民定然稀少。由此而遞推上古之時。人民愈爲稀少。不過一家耳。夫一家之初。必係男女二人。此二人者。必係萬民元祖無疑矣。此理大有確據。無待詳辨。今曠觀宇內各方之人。或地隔重洋。相距數萬里之遙。雖風俗不同。語言各別。然有數種常行之規。竟致不謀而合。若合符節者。豈非上古人稀。同居一家一國。元祖元宗。公議所定成規。令其後世子孫。世世遵守。不容或替者乎。卽如各國所行郊祀之巨典。值災遇患。沐浴齋戒。誦經祈禱之實禮。冠婚喪葬之儀文。及一切耕田所需器具。孩童所頑耍之物。天下萬國。大概皆同。推其原並無他故。總因起初原係一家。一家所發常言。一家所定常規。所遺古跡。人已習熟。萬世而下。莫能全易耳。○微特人類有始。下至禽獸魚鼈昆蟲草木。

亦俱有始也。蓋諸物既具生活之性。俱由胎卵種粒而生。今觀數種微蟲小草。亦必由種而生。斷不能無種而自生。倘一物能自生。此一物也。必一時能有。亦一時能無。蓋有之無之。皆任己意也。今曠觀宇宙萬物。俱有形體。既有形體。必有界限。既有界限。是孰定其界限者。試論吾人。必有其界限。不能任意而高百尺。亦不能任意而矮一寸。何也。有定其界限者也。假令人能始已。必欲其全美無缺。聰明睿知。無人可及。富貴福澤。永綿萬世矣。而今不然。決知其有始也。試問孰始人類於世。且孰始天以覆人。地以載人。萬物以養人乎。是必有始。造乾坤人物之造物主耳。要之。人之靈神。係此大父母從無而造。人之形軀。亦係此大父母命父母而生。而開闢之初。萬民元祖。更係此大父母特造。益可知矣。

第四篇總論太極

後儒曰。吾子以上明辨人之靈性。實屬神體。非關理氣。因理氣在物。渾成一體。並無靈明思想。足徵人之形神。及天地萬物所有之妙。俱係造物真主。神智無窮所造。此言恰切。洵無可疑。但考周子太極圖說。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天地萬物以生焉。以此立論。庶高諸儒之上。徹見大原乎。

先儒曰。近世學者多稱太極尙矣。以爲造化之原。於是乎在。品彙之繁。於是乎出。故解云。無極而太極。今按太極之實義。確切論之。乃係後儒借太極之名。另創新說。以伸己意耳。大非孔子繫易本旨也。孔子繫易而贊曰。易有太極。是言易有至大至極之元質。爲上主造生天地萬物公共之材料。所謂太極。

是也。並未嘗卽指太極爲肇造天地萬物之主宰也。後人不察。竟將上主抹煞。繪畫奇偶之像。謂太極之先。並無上主。止此太極一動一靜。卽生兩儀。由兩儀生四象。由四象生八卦。竟認太極爲生物之主。如之何其可耶。夫太極蘊陰陽。係元質。並無靈明自主。不過爲萬物之材質。安得稱爲造物主。今論造物主。雖無形體。實有無形至靈之神體也。既有無形之神體。必有無形之神智。詩云。明明赫赫者。正指上主無形之神智。昭然莫掩耳。用其神智。造成萬有。是萬有造於上主無形之神智。非造於太極至極之無也。今云太極本無極。又云。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是內體旣無。外用何有。猶夫吾人內無靈心。外用何施乎。謬云。太極能分動靜。生陰陽。立兩儀。是萬物肇造於無形之至無。非肇造於至靈之上主。如樹無根。竟可結實。泉無源。竟可放海矣。有是

理乎。以此立論。不惟與古經書所稱上主爲萬物之原。化生天地。宰制羣動之實義。大相懸殊。且與釋老以空無爲宗。天地人物。皆從空無而有。同一見解也。試問空無者。並已無有也。何以爲萬有之原。徧觀宇內人物。莫不以有生有。決不能以無生有也。今按無極之名解之。無極者。不過云至極之無耳。何以無之至者。竟認作萬有之原。謂其能生萬有乎。

第五篇辨理非萬物之原

諸儒云。太極非他。卽理也。氣雜而理純。氣頑而理靈。氣不能生天地萬物。而生天地人物者。理之能也。按此則又謂理爲天地萬物之原矣。凡云理者。不當云萬物之理。當云理之萬物矣。世上豈有此顛倒錯亂之稱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誠以人心有靈。而道體無爲耳。諸儒又云。言性不言氣不

備言氣不言性不明。是明知理不離氣。氣不離理。二者在物。固渾成一體而
不相分者也。而他處諸儒又云。理在氣先。氣居理後。立言總無定準。雖云如
此。畢竟理與氣實同一體。不能或分。如吾渾言人。原不相分。究之人各有等。
或爲君臣父子。或爲夫婦昆弟朋友。或士農。或工商。種種不一。今但論一理。
原不相分。究之天下萬物。各物有各物之理。不容或混也。如天地有天地之
理。日月有日月之理。金石草木有金石草木之理。誠秩然不容紊亂者。是故
吾雖渾言一理。然渾言之理。不過在吾言論間耳。並未嘗實有此渾然之理
居於何處也。若然。則言論間之虛理。旣屬無有。何能生萬物之衆有乎。乃因
不知萬物俱由造物主而有。卽云理係實有。萬物皆由之而有可乎哉。渾言
之理。卽如渾言之人。其實並無此渾言之人。此渾言之人。亦不過在人言論

間耳。若切指某人。則俱有分別也。今既無此渾言之人。亦無此渾言之理。欲詳言此理。當據各物之理。切指某物。條分縷析。方見分曉焉。如日月有日月之理。豈日月之理。卽能生日月乎。金石草木有金石草木之理。豈金石草木之理。卽能生金石草木乎。今種種諸物。莫不各有其理。試問此種種諸物之理。並無靈明自主。如何能預爲商酌。預爲經營。造此天地萬物。安置如此巧妙。如此恰合乎。

第六篇論陽動陰靜不能爲造物主

據諸儒論萬物之原。惟係於陰陽之動靜。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蓋謂陰靜至極。陰方變陽。陽動至極。陽方變陰耳。如此則是將陰靜作陽動之所。以然。將陽動作陰靜之所以然。如此則昏暗亦可作光明之所以然矣。試問

氣本屬頑質。靜了一次。倘其外無有動之者。氣必永永不動矣。何可云陰靜至極。復自能動乎。○日屬陽。數千年來常動不靜。地屬陰。數千年來常靜不動。何以太陽之動。數千年來不靜。大地之靜。數千年來不動。試問月非太陰乎。何以與太陽彼此運動。永永不息乎。○據諸儒論天地萬物之原。不過云氣之一動一靜耳。試問吾人奔走坐歇。固係兩股一動一靜矣。然豈無一心爲兩股之主宰。令之動令之靜乎。今謂氣一動一靜。化生天地萬物。竟無造物主命氣或動或靜可乎。○譬一良工。造一渾天儀。具天地形象。其中日月諸星。按時而動。宛如一小天地。倘謂此小天地。係理氣忽動忽靜所造。人必共非之。况此天地高厚。七政運行。萬物以生以育。其巧妙非但難以言傳。亦不能以意會。安得云陰陽之氣。一動一靜。卽能生此乎。○譬如文人書寫多

字排律而成一篇絕妙文章於一幅紙上。後將此字剪裁零星單字。雜貯囊中。復將此多許單字。亂擲於地。孰謂此多許單字。自能動靜。自能排列。自能接續。復與原文無異乎。今氣之頑然。與字之頑然無殊。零星單字。不能一動一靜。復成原文之精美。而陰陽之氣。又何能一動一靜。自成天地萬物之精妙乎。○任吾子言理言道。言太極。太虛。太乙。太和。陰陽。四象。認作萬物之原。然俱係頑然。並無靈明。卽如任子云。房室之原。或係理氣。或係道。或甄瓦木料。或恰合規矩。或便人居寢。總皆頑然無靈耳。定有良工。運其靈思。用木料巧爲綢繆耳。按此則造生天地萬物。更賴有造物真主。用其全智。巧爲造成也。斷然矣。○凡造一物。必有一物之理。但此理非物自有是理也。乃係靈明者心中之巧思。造此物卽命此理。具於物中耳。乃諸儒論萬物之原。又云氣

之理卽是氣。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理賦則萬物各具其體。卽各得其用矣。殊不知氣與理。同屬頑質。並無靈明。蘊巧思。試問果係孰造此氣。孰定此理。使萬物各成其體。各適其用乎。是必有造物主造此氣。定此理。而後方能如此也。

第七篇論陰陽受造並非無始自能生物

後儒曰。良然。氣屬頑質。果不能安排造作。自生天地人物。允係造物主無窮能智。裁成肇造無疑矣。但造物主用氣造成天地人物。所據者不過現在混沌之氣。猶夫工人造作器具。所據者不過現在物料耳。諸儒謂混沌之氣無始者。大概以此。

先儒曰。謂氣無始。非係受造。竟謂造物主造天地萬物。但由氣不由己。猶夫工

人製造器具。但由物料。不由工人矣。如此是不認萬物主具全能。獲非上主。可勝言哉。○造物主妙有超然。非人所可思議。蓋萬物主之有。實係自有。不由他有。故有此主之命。則天地萬物。一齊均有。無此主之命。則天地萬物。一時全無。因其福德圓滿。由內而出。非倚他物而立。後儒竟云陰陽之氣。居於天地萬物之先。此言大非。蓋既爲陰陽。便有形體。實係上主所造。並非先有此太虛之氣。立於何地。無方所無定名也。以此而知太虛之氣。定然有始矣。○氣頑而神靈。可知神超氣上矣。今超乎氣上之靈神。且係受造。何況氣乎。後儒曰。中國經書。明講宇內有一上帝。宰制乾坤萬物。令之各得其所矣。但此上帝。卽爲造物主。天地萬物。俱係此主從無造成。中國經書。並未發明。子宜據實指明。以擴前聖所未發可也。

先儒曰。中國經書。稱上帝爲造物主者。不一而足。子未詳察。故不覺耳。易經或問曰。上帝者造物之主。易經註疏曰。上帝者生物之主。稗編曰。上帝者造化之真宰。口義曰。上帝者生物之宗。日講曰。上帝者生成之宰。想三代以前。古經定然全備。上主之稱。必彪炳人間。迨秦火而後。古經廢缺。所存者不過斷簡殘篇耳。安能使上主之稱。無稍遺漏乎。

後儒曰。子謂天地有始。係上主所造。此言真實。無容置喙矣。或曰。自開闢以來。至於今日。尙未滿一萬年。不知造物主造此乾坤萬物。何故如此遲遲乎。先儒曰。此正見天地有始。不能無始之明證也。吾人聰明有限。雖不能推測造物主。或早或遲之深意。但無論何時造生天地。亦必問之曰。旣云造物主無始。何故遲之又久。然後始造乎。旣有如是之問。必有如是之答。何必徒廢辭。

說。

後儒曰。既云上主全美無缺。所造天地萬物。亦必全美無缺。方與上主相稱。今觀天地萬物。何故皆有欠缺乎。

先儒曰。觀天地萬物。皆有欠缺。正見天地萬物。俱係受造。非自有者也。慎勿分此心而拜塊然之天爲乾父。敬頑然之地爲坤母。惟萃一己之心思。欽崇此萬物真主而已矣。

後儒曰。子謂上主能從無氣造成天地人物。論有根柢。無可置辨矣。但謂此上主係自有。無始無終。此理超人性靈。孰能知之乎。

先儒曰。上主無始。因其性體。妙有超越。出人性表。不可名狀。安能推測其於何而始乎。今無待遠求。卽近在一己。其本性畢竟何如。尙難透達。下如蜂蟻微

蟲。其妙處何以如此。亦難明見。乃欲明造物主無始之性體爲何如。縱枉費心思。又焉能測其萬一乎。

後儒曰。據此則孔子繫易。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畢竟何謂。

先儒曰。孔子明智絕倫。中國儒者。羣驚爲古今所未有。且孔子繫易。韋編三絕。然後易成。是深契乎易道者。莫孔子若也。蓋其契之也。旣深。故其言之也。必切。况抱道當躬。情懇濟世。誠恐天下後世。迷亂真宗。昧失本性。於列國諸侯。問對之際。及羣弟子論辨之時。往往推本造物爲達道之本。確指人性爲行仁之根。豈肯爲含糊之語。囫圇圖圖。但指太極爲無始之元。造物之主。致萬世而下。惟知易有太極。而不知字內有真正造物主乎。以是知孔子深明未

有天地之先。有一上主。全能神智。從無而造此太極之氣。命之一動一靜。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庶類也明矣。今逆而推之。庶類生於八卦。八卦生於四象。四象生於兩儀。兩儀生於太極。雖有精粗之分。實無異同之別。蓋同一頑然之氣耳。然此論蠢頑之天地萬物則然。若夫人則大不然。其形軀雖等物類。而靈性實造物主從無中特造之神體。超越物類之上。爲萬彙之君。物類之主。而天地萬物。乃上主所造萬民一大公室。使之安居樂業。休養生息者。蓋造物主係吾人大父。慈愛吾人至極。故備物以養。有加靡已如此也。譬如起造一所房室。而此人明智之中。必懸想如有一渾然之氣。居於房室未成之先。此氣無可稱名。卽所謂太極是也。由此氣而生水土兩者。卽所謂兩儀是也。復由水土而生磚瓦木植。遞生房室之上下四面八方。房中所用各器。卽

所謂四象八卦庶類是也。造成此房。上以象天。下以象地。四壁以象四象。八面以象八卦。屋內所陳多許器具。以象庶物紛紜。如此則人居其中。外以避風寒暑雨。內以供寢臥起居。卽如天覆地載。日月代更。萬品流形。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左宜而右有也。此房如此恰當。便人居住。不言而知有巧匠居於房外。按法經營。因材造作。方能如此切合耳。夫孔子聰明高乎萬世。竟不知太極之先。定有一造物真主。能智無窮。從無而造太極之氣。由此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庶類。何以爲孔子。以是知諸儒謂太極無始。云太極卽是天地之樞紐。萬物之根柢。無方所。無形狀。而不推本此天地萬物。係造物主所造。皆未得我孔子繫易之深心也。

第八篇論造物主能造天地萬物又能宰制安養令萬物各得其所

後儒曰。今觀禽獸草木。自能傳類。自能傳種。日月諸星。自具熱煖。自發光照。似與造物主無涉者。倘所謂陰陽一動一靜。自然而生焉否耶。

先儒曰。詳察天地萬物。或始造之初。或受造之後。觀其形體。恰合其性情。性情各效其形體。其妙處俱明顯。造物主能智之巧。洵非人意所能推想而得其萬一者也。蓋造物主具神體。能智無限。主張由己。迥不由他。今陰陽係形氣。體屬一定。無思慮。無主張。烏能生化萬物。令之各成其形。各賦其性乎。足徵宇宙內。惟有一至靈之上主。爲萬物之公。所以然。命萬物各具施生受生之能力。而爲一私。所以然也。譬如自鳴鐘。內含消息轉輪。外具渾天形象。指時定刻。毫髮莫爽。然其先必有巧匠經營。定其法則。方能如此。故良工能造之。必能制之。造制之人。乃超乎自鳴鐘之外。而爲一公。所以然也。而自鳴鐘乃冥

頑無知。不過爲一受造受制之私所以然耳。但良工之造自鳴鐘。與上主之造天地萬物。大相懸殊。蓋造成此鐘。而人自人。鐘自鐘。所處之地。彼此相分。不能時保而時存。造物主造成天地萬物之後。雖不與萬物同其體。而萬物實賴上主以宰制。不然。何以大而禽獸。小而微蟲。具覺性者。胥有食用之物。巨如茂樹。細如小草。具生性者。皆有滋培之需。是知造物主之神體。既能造之。又能保之。令之各得其所也。上主之能智。洵無偶矣。

後儒曰。今觀禽獸。飛啄任意。隨在各足。且喜遊大造。常有餘閑。至於人反忙忙經營。勞形力作。手胼足胝。方能一飽。不然。則嗟無食矣。由此觀之。似乎造物主待物厚而待人薄也。

先儒曰。子謂人反苦而物反樂。講解此理。誠有妙論。姑不論此。今當知上主造

生禽獸諸物。並無他意。不過供人役使而已。但禽獸之性。概皆蠢然。不能明理。故於其所需之物。不能先事籌畫。決擇去取。自爲預備。因此造物主。既賦禽獸以一定之性。卽定其性之所需。使之有求必得。豐養其形體者。正以供人日用之切需耳。

第九篇論造物主有主張權衡及性命二字有本義

後儒曰。謂天下之事。俱有定命定數。人力無可如何者。非特令人如此言之。宋王安石每云。國家治亂興衰。及世上一切災難。俱已早定。人雖虔誠禱祝。恐懼修省。竟屬徒勞。災難依然。卒莫挽回矣。

先儒曰。子當知上主具神智。主張由己。世上一切災難。固由上主而降。亦由上主而免。蓋降之免之。俱係上主特定耳。當日王安石謬發此違心之談。而富

弼司馬溫公等痛斥其非。明論先王爲禳災免禍。齋戒沐浴。誠求上主。因而上主鑒其誠求。轉禍爲福者。往往而然。迨後安石。酷信浮屠。拜敬佛神。恭設壇場。多請僧人。誦讀佛經。禳災免禍。痛哉悲哉。雖其中心狂惑。卒無定識。然猶見其良心尙未死滅耳。今吾人係上主所造。且賦以自主之能。而造物主更有自主。愈可知矣。豈可惑於安石之論。謂世上一切災難。皆屬早定。竟無上主宰制其間乎。

後儒曰。謂造物主無主張者。並非無因。今觀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四時錯行。日月代明。微獨年年如此。且數千年來。大概如此。是其自然而然可知矣。則造物者之無主張。似乎憑據昭然。子復何辭以解此乎。

先儒曰。當知上主之主張。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生萬物而自不受生。變萬物而

自不受變。性定而體住。仁存而義行。誠萬理萬善之大原也。又須知上主至仁。未嘗不至義。有時特彰義怒。降非常之事。非特使人知宇內有上主。主持世界。一切世間之事。皆非不得不然者。更以警惕人心。及時遷善改過耳。此理無容或疑。徧察中國經書。與各國史記所錄。上主特降洪水。淹滅天下。無不相同。又成湯之時。大旱七年。湯知天地有上主。故剪髮斷爪。身作犧牲。以六事自責。誠切哀禱。爰是上主霽威。隨降甘霖。以蘇民困。又商王高宗。夜夢上帝。賚以良弼。等種種非常之事。俱不得謂天地日月。風雷雨電。均屬自然。不得不然者。其間定有造物主特爲宰制。而不容或疑者也。蓋上主初造乾坤萬物。莫不各定一當然之性。但此當然之性。既由上主順之。亦由上主逆之。無不可任意自作主張也。

後儒曰。子稱上主主張中存。按此則凡所謂性命之理。誠爲上主所定。子言是矣。但不知自古明哲所論性命二字。究竟何解。

先儒曰。凡論性命二字。須除却人爲之私意。推明上主賦畀之公理。方有定評。不然。則大失性命之本旨矣。蓋上主賦人本性。莫不各與以自主之本能。是賦之者係上主。而順之逆之者則在人。人不過稟受上主之定命。決不能易。上主所賦之定命。而自能造命也。以是知人之富貴貧賤。死生禍福。謂上主特命則可。若謂人爲之事。但逢其適然之命。適然之數。則斷不可也。蓋上主賦人以自主之權。但觀其順逆。以定人爲之善惡。至於人所行之惡。係人自主錯誤。並非上主有意于其間也。

第十篇論上主惟一不能有二

後儒曰。子謂宇內有定命定數之上主。誠哉是言也。但浩萬之物。性命各殊。紛然莫齊。倘惟一上主。安能使萬物各遂其性。各安其命乎。豈宇內有多主宰。分掌其事乎。抑大主而下。尙有多神代理其職乎。不然。恐惟一主宰。必將紛勞其神。肆應不暇矣。

先儒曰。子欲宇內有多主宰。以分掌其事。是欲一家有多主。一國有多君矣。亂人家國。必子之言乎。子既知一家不容有二主。一國不容有二君。愈知宇內不容有二主宰。此理明甚。何待疑乎。倘謂大主宰而下。尙需多神代理其職。是謂上主勢單力弱。能智有限。必賴百神相與補助。一如世上君王。一人不能分理。必資諸臣。承宣布化。久之必至君弱臣強。僭亂橫起。亂靡底止矣。今俯仰天地。萬物紛躋。莫不遂其生復其性。各安上主之定命。無能改易。足徵

上主能智無窮。惟一無二。無待輔助也明矣。○詳考五經。俱稱天地間惟一造物真主。作民父母。所以古先王舉行郊祀大典。皆奉此惟一真宰以加欽承耳。後世雖莫察先王郊祀正義。兼行郊社二禮。然孔子明告世人。乃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是孔子深知上主惟一。斷不容有二矣。迨先儒既衰。後儒繼起。方立后土之說。將肇造乾坤萬物之真宰。生養吾人之大父。昧然不知矣。更有甚者。不惟立五帝。以主五方。更創太極太虛。太乙太和。理氣陰陽之說。惑世誣民。是將天地真主。全然抹煞。可勝悲哉。

後儒曰。古者天子祀上帝。徧于羣神。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是古人所拜之神多矣。子謂宇內惟一上主。不能有二。似欲棄百神。惟認一上主矣。如此則古人所拜之百神。皆屬荒渺無憑乎。

先儒曰。我不惟鄙笑近儒論神之非。而不屑認其所論之神爲神。且痛惜近儒大逆古儒論神之實義。使萬世而下。茫無真神可敬也。近儒論神。謂信之則有。不信則無。論有固非。論無亦非。神不過在有無之間耳。此言殊謬。不可爲訓。何也。天下之事。果屬真實。信之固有。卽不信亦不能無也。當知天地間定有正神。亦有邪神。正神輔人爲善。邪神誘人爲惡。明理之士。必能分辨其真僞焉耳。

第十一篇駁西銘萬物一體之說

以上所論天地人物。決非太極陰陽理氣等自然而生。定有一全能神智之造物主。從無造成。令各得其所也。今觀張子西銘大旨。謂造物主與天地神人萬物。俱屬一體。以此立論。非特將上主之實義抹煞。且將上主與天地萬

物混爲一體矣。若此則是天地萬物自生自己。並非上主造成也。夫人物果係自生。則人物卽是上主。上主卽是人物。人有善惡智愚。上主與之。人有疾病災傷。上主同之。甚至人受殘殺虐死。上主亦必共之矣。侮上主。逆公理。莫此爲甚。且吾儒所以闢佛教輪迴之說。共相排擊。不容其猖獗者。謂其混人物。滅倫常。恐遺禍後世耳。今謂萬物俱屬一體。此言一倡。不惟人與禽獸木石等無殊。且將上主與糞泥等無分矣。其害較釋氏輪迴之誕說更甚。而世儒謂其妙語天開。發前聖所未發者。因未深思其謬。不過喜其文章高華。不覺而誤信其議論精妙也。

第十二篇論上主爲萬善之準萬德之原

識認上主。不得任私意懸擬。當逆私意。獨用本心之良。方能領悟。蓋人之良

心。卽人之本性。雖無明師。誨之諄諄。然能自明善惡。辨邪正。劃然分明。不容或昧。上主賦人本良。猶如公師然。不容人稍逆公理而順私情。惡人雖汨沒本良。畢竟畏此本良糾制。不得恣其私情亂動者。往往然也。此本心之良非他。乃萬德之原。至尊上主。通其德。賦于吾人。以爲作善之根。避惡之具耳。○敦五倫。盡萬善。其根本大道。要在欽承上主。莫敢或忽耳。蓋五倫與萬善。俱向上主而爲。則理有根據。德日堅定。二者相須。不容或離。誠以上主爲萬善之準。人苟順行上主之意。則善爲真善。德爲真德。不然。縱使修德行善。終身不怠。譬如舟行巨海。無舵無師。何以安渡狂波。載寶物而登海岸乎。

第十三篇論上主爲萬理之原

天下之理。宜分公私兩端。公理係人心本良自然而知者。私理係一國一家

所立者。私理係國家君相所設條例。令一國一家之人遵守者。公理係天地元君。賦畀斯人之秉彝。令萬世之人。所當率循者。且私理能治人之形。不能治人之神。因公理定之人君。人君雖高居臣民之上。究亦人類耳。公理不惟能治人之形。且能治人之神。因公理定之上主。統治形神。而兼爲一主耳。私理由人君權變裁制。亦由人君率由與否。公理則無論何人何神。俱宜欽遵。無容或逆。可知定此公理之上主。洵爲宇內元君。天上萬神一大公主也。曠觀寰區各邦。地不同而風俗隨異。時不同而制度或殊。但不論何地何時。人立之私理。皆當附合於上主所立之公理矣。所謂萬理皆歸一原者此也。

第十四篇論上主爲人所向之極

仰觀俯察。萬物紛紜。俱賴吾人爲之統帥以奉事上主也。因萬類非蠢則頑。

惟人獨靈。靈則必具明愛兩端。人之所明愈開擴。則其思愈高愈廣。世上之物。愈不足滿其欲明之心。人之所愛愈摯。則其愛愈求美善。天下之物。愈不能充其愛欲之量。蓋人心之明。必向全明。人心之愛。必向全善。非全明無以滿其明。非全善無以充其愛。惟一上主。係全明。且係全善。故惟上主方能滿人心之明愛二司。而無所欠缺。不然。則人之明愛二司。俱不能充其願也。故萬物奉人。人奉上主。此係天地間當然之大序。所謂萬理皆歸太乙太和者。此也。如樂有八音。而八音節奏。更唱迭和。總歸一樂。又如房屋。椽柱棟樑。門窗戶壁。件件皆全。總歸一房。又如畫圖。天地山川。人物花卉。種種皆備。總歸一畫也。按此則萬物奉人。人奉上主。是萬物非蠢則頑。惟人獨靈。物不能明上主。而人以明之者。感其恩。物不能愛上主。而人以愛之者。報其德。是統率

天地萬物。總歸一無上真主者人也。所謂惟天下至誠。惟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者。此之謂也。由此觀之。人苟不統率宇內萬物。欽崇上主。乃是變美而爲醜。變常而爲亂。誠紊天地間當然之大序矣。豈非自作孽。不可活哉。

第十五篇論世人因居世多苦致疑宇內無上主解明此疑

後儒曰。人之所以疑天地無主者。洵有由來也。試觀寰宇生民。善惡不分。明明直慝元兇。而身膺富貴。快意頻遭。且其子孫有爲帝者。彰彰豐功峻德。而現處貧賤。災殃屢受。且其子孫竟至滅亡者。歷觀古今。往往皆然。以此而論。似覺天地無上主矣。

先儒曰。惡人暫逢得意。富貴終身。並非厚幸。乃上主特欲行善君子。輕賤世福。

明示身後。具有真福。以賞真德。非生前世福。可髣萬一。惡人雖暫膺世福。身後具有真禍。以罰真惡。亦非生前世禍。可髣萬一。當知惡人現享世間微樂。如巨犯羈候囹圄。雖暫賜飲食衣服。聊且微樂。乃係國家額外隆恩。俟判明罪案。或斬首市曹。或凌遲通衢。誠欲暴其罪。以伸國法耳。悲夫。○徵上主至公。賞罰彰著於人世。俯仰天地。盱衡古今。皆歷歷不爽。證據無窮。如顯罰惡人。莫如武乙被雷一事。明賞善人。莫如虞舜大孝。先居畎畝。後降大任。統御寰區。周公忠孝克著。友于克敦。卒致譏謗胥泯。天下共諒其心跡。稱其盛德。由此觀之。則上主賞善罰惡之公義。洵彰明較著矣。○予以前所論人之靈性。是神非氣。並不死滅。議論雖然真實。而理似有缺。今當探本尋源。直指靈性之原。明白陳說。庶見根柢耳。前論是由吾人靈性之體。推原有一上主。今

當由上主之道。遞明吾人之靈性可也。誠以上主者。微特係人心五德五常之大本。更爲吾人靈性之大原。安可不推本言之。以明我人靈性所由來所將往乎。

第十六篇論人之靈神非氣並無死滅特賦於上主再加明釋解人心惑人能畧明上主之性體若何。便知上主性體之超越。決知其非太極理氣之謂。乃是造太極理氣之大原。體係純神。不雜萬有也。且知人之靈性實屬上主從無而造之神體。肖似上主。亦非太極理氣所可言也。如此遞從上主。詳加體認。則於人之靈性。始能會悟其真解矣。前已明論氣屬頑然。上主乃純神全能之真宰。故能生人之靈性。超乎氣上而爲一神體。彼頑然之氣。並無靈明。又何能生人之靈神如此靈明乎。按此則人之靈性。定屬能智無窮之

造物主。從無氣而特造也明矣。夫造人靈性之上主能智無窮。既不可謂氣。則人之靈性具聰明能自主。亦不可謂氣。何待言乎。○人之靈性屬神。既爲神矣。則有而非無。實而非虛。微獨知有己。且應酬天下之事。能運精思。轉變無窮。今氣與係氣諸物。雖非虛無。亦係實有。但頑而不靈。故不能知有己。且動靜之間。皆係冥然。並無知識。故不能推知其所以然而得至善之歸也。惟上主係自有者。乃至實至有萬有之根原。造氣與屬氣諸物。皆係純形。造人乃兼形神兩者。形肖萬物。神肖上主。上主爲自有之有。人肖上主之有。以爲有。較之萬物屬氣之有。豈非超然而特出者乎。

第十七篇論上主至公無私賞善罰惡毫髮莫爽。可見人之靈神無死滅。世間暫樂。不惟與善人之德不稱。且大非吾人本性真福。更能引誘吾人喪

厥本良。况乎君子蒙禍。小人蒙福者。古今來屈指難更僕數。是知身後必有上主所賞真福。厚酬君子之真德也。○上主全善。所賞善人之福。必與上主之全善相稱。較善人在世所積之善。必萬萬超出。不止副乎其善而已。至于世上一切福樂。不過養人貪財恣色驕縱復仇等惡念耳。安可據爲真賞乎。蓋身後定有上主無限真福。報善人修德之實功也。○人苟克修實德。必常畏人知。是爲不顯之德。德行之尊品。諸德無以復加矣。如此德行。必落落寡合。盡人莫知。是德行愈隆。而世報愈寡矣。且世間賞罰。往往不公。或罰惡而遺善。或錄才而棄德。或旌揚外著之德善。必致鄙薄中藏之實修。嚴罰極刑。所以誅兇人。而罪溢五刑。罰有餘辜。高爵厚祿。所以酬德士。而德邁三公。賞有遺善。况乎秉法者逆公理。順私情。竟致善惡不分。賞罰不明者比比然也。

試觀功名蓋世而不矜不伐者。每致淪落以終身。勳猷偶著而自誇自飾者。竟邀虛聲于一世。可知世報皆僞。定有身後實德之真報也。

第十八篇論世福有缺不能充滿人心足徵人之靈性決無死滅

凡人生子。未有不願其子福樂終身者。雖力有不足。而經營籌畫。不畏艱苦。或留功名以蔭其嗣。或謀財貨以安其身。凡力所能致者。莫不畢慮竭智以圖之。微獨二親之本分宜然。實發於父母之本性自然也。蓋此念乃上主所賦固有之良。不待勉強。不得不然耳。今上主爲萬民公父。其欲萬民共享常生真福。以遂其本性。較二親之篤愛其子。更爲急急可知矣。吾人寄形宇內。不過百年有盡之形軀小體。上主且備萬物以養之。無少欠缺。何況人之靈性。爲人大體。竟致饑餒其神。而空乏其靈。是上主能造之。竟莫能養之矣。且

重人小體。輕人大體。吾知至仁至義之大主。決不忍出此也。則以常生真福。切報人之身後。理所必然。無容或疑矣。○凡人本心。莫不願得真樂。若身後並無真樂。以遂其心願。反不如本無此切望真樂之心。尙能使人心安然無慮也。倘有此心而不得遂。則人心之憂苦。莫此爲甚矣。蓋旣不獲真樂。必求世上之僞樂以解之。無如人心喜新厭舊。每想奇景佳地。思有以適耳目。愜心志。卒至換一景。樂未幾而新復如故。遷一地。居未幾而厭又隨生。謀之終身。必無快足之一日焉。卽極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玉食萬方。臣服宇宙。聲色貨利。左宜而右有。然形體脆弱。漸就衰殘。七情熾發。無時寧靜。喜日久則日厭。樂日久則日煩。且名利在念。妻子營心。是故勳猷茂著。妻子姣美。不覺顧之而色喜。及至功名頓喪。妻子死亡。其慘戚悲傷之狀。洵有不可以言語

形容者。徧觀世人。自生至死。其形態莫不皆然。可慨也夫。夫上主賦人恒性。原令人求得常生。切想真樂也。乃全受世苦。究無真樂。是上主生入於世。徒膺多苦。勞瘁一世。竟無底止矣。此豈合夫上主至仁至慈之實義乎哉。○謬謂人之靈性有死滅者。並無半點確證之可憑。若予之所謂靈性無死滅者。洵有多端至理之足據。且畧舉五端以論之。一則人之靈性實無死滅。妄謂有死滅。所關甚重。假令人之靈性。卽有死滅。今云無死滅。所關甚輕。二則生人之本性。常畏死而貪生。今謬謂人之靈性有死滅。非出於本性之自然。乃係順私欲之妄談耳。蓋本性之良。確知身後定有賞罰。止因生前放恣于惡。無所不至。恐云身後定有賞罰。則永難脫離。故與其謂身後有賞罰。莫若云人死其靈性全滅。而生前可以任我所爲。毫無忌憚矣。三則謂人之靈性無

死滅。此道相傳人世。甚益君子修德之心。深阻小人悖德之念。四則謂人之靈性有死滅。卽是謂字內無赫赫明明之上主。降祥而降殃也。况謂人之靈性有死滅。卽是疑上主不公。疑上主不公。卽是不信字內有上主矣。五則上主全善至仁。爲萬民共父。願人永享真福。乃其本性自然也。今徧觀字內生民。人人皆苦。並無真樂。若謂人死而靈性隨滅。終無真福。爲此言者。卽是謂上主非全善至仁也。觀此以上所論五端至理。謂靈性無死滅。較之謂靈性有死滅者。其真據不誠昭然莫爽哉。况乎謬謂人之靈性有死滅。其言終無一據乎。

第十九篇明辨性理諸書謂天下之物不論靈蠢俱有始終之說

後儒曰。子言誠是。但性理諸書。乃云凡此天地人物。俱有始終。今人之靈性。既

云有始矣。據彼所云。則人之靈性。亦必有終矣。子復何言。

先儒曰。所謂有始有終者。乃彼此相雜。有所妨害故耳。如人之形軀。具有元濕元熱兩件。二者乃相雜不容相勝者。有一盛必有一衰。如火勝水。則水衰而火盛。水勝火。則火衰而水盛。相攻既久。力不能支。此死滅所由來也。今人之形軀有死滅。因其有水火等情相雜。故有始終耳。若人之靈性屬神。並無二者相雜。義不受尅。且能制氣。不受其侵傷。此人之靈性。所以有始無終也。蓋上主爲靈性共父。造人靈性。賦以常生之念。極願其常生而享全福。今世福微暫。迅速如電。善人功高德峻。上主豈忍以此虛幻世福。暫賞生前。致令善人徒存真福之想乎。夫上主賦人自主。既能改過而遷善。賦人本良。又能修德而立功。然而曠覽右今。君子艱難困苦。小人暢樂自適。往往皆是。觀乎此。

正見上主鍾愛人靈。不令死滅。身後定有真正賞罰。憑據昭然矣。

後儒曰。子云身後之賞罰。永無改易。洵足勉人修德。戒人爲惡矣。倘或身後賞罰。或有未真。將吾人在世。苦身克己。進德修業。盡棄世間之虛樂。切望身後之真福。而身後卒無真樂。如此之人。非特可憫。且屬徒勞矣。奈何。

先儒曰。身後之賞罰。此道昭著人間。能令惡人有真禍可畏。時加警醒。莫敢縱其逸志。能令善人有真福可望。愈加奮勉。更足慰其苦心。此理予以前剴切講明。決其必有。無容疑惑矣。譬如子心尙有疑惑。吾必深信之。信之既深。行之必篤。微獨非義之樂。吾決意斷之。且合理之樂。亦常思淡之。而不稍窒心中。蓋恐於理偶有過差。致干上主之嚴罰耳。子心疑之。必將縱慾偷安。放蕩無忌。無論所樂之事。合理與否。皆昧然不關重輕焉。吾兩人如此存心。是一

信一疑。兩相悖戾。各從其是矣。假令人死靈性亦死。子固不能笑我所信之徒勞。我亦不能笑子所疑之或誤。因子之所樂已過。吾之克苦已往矣。倘生前所行善惡。身後定有賞罰。子之真禍忽來。吾之真福必至。皆永遠無窮。斯時也。一膺真賞。一受真罰。吾深嘆子之疑惑。錯謬殊甚。而痛惜悼恨靡已也。悲夫。

